

风雪相望处

■廖继龙 朱海涛

★ 灯火温情

藏南的晨光漫过连绵雪峰，风裹着稀薄的凉意掠过空军某部营区。凌子晏走下车，一眼就在人群里望见了等候多时的夏雨航——那一刻，攒了2000多公里思念，终于稳稳落了地。

凌子晏是四川资阳一家银行的职员，守着一方安稳的烟火日常。她的丈夫夏雨航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雷达站，常年与风雪为伴。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相见。

端午节前的一次视频通话，让凌子晏心里产生了上高原的念头。屏幕里，丈夫说最近值守任务重，这次又回不了家了。他的语气很平静，脸上带着刚下哨的倦意。凌子晏挂了电话，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一个念头渐渐清晰：“他回不来，那我就过去。”

西行之路，比想象中更难。从成都飞到拉萨，再换乘汽车，到山南市坐上军车，3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6个小时。起初窗外还有绿意，渐渐地，树木变成贴地的高山草甸，最后连草甸也消失了，只剩下裸露的岩石和黄土。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上绕，海拔过了4000米，凌子晏开始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胸口像压了块石头，每一口气都要用力才能吸进去。翻过一个垭口时，司机从后视镜里见她脸色发白，停下车让她缓缓。

凌子晏下了车，山风迎面扑来，冷得人一激灵。明明已是盛夏，风里竟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她裹紧外套靠在车门上，闭眼想他的模样——那张被高原日光晒得粗糙的脸，嘴唇常年裂着口子。他在这条路上来回回走了好些年，每次休假、归队，都要经历这番颠簸。可他从没说过这条路有多难走，每次只在电话里说“都挺好”“习惯了”。

★ 岁月有情

我选择入伍，本是意气用事，因为高考失利，没想到，却得到了母亲的全力支持。

母亲常说我性格太拗，让我别干什么我偏干。我这样一颗顽劣的种子究竟是如何安然长大的？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母亲，是她无处不在的爱给予我丰厚的养分。后来，当我如愿穿上军装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也向往过军营，但没有人能够像她支持我一样倾尽全力支持她。

再后来，我选择了报务。原因很简单，在前来选兵的教员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影子。

分兵那天，我们坐在一个阶梯教室里。我拼命记下生涩的摩斯电码，恨不得调动所有脑细胞。阳光穿过窗外的防护栏探进来，碎金子似的光落在教员微卷的发梢上，让我想起了母亲，我想跟她走。

我一直相信，能歌善舞、勤劳能干的母亲如果穿上这身军装，如今应该和我的教员一样，扎根部队多年，把一门专业钻研得深之又深。或许她还会用百灵鸟一般的嗓音唱响一支支动听的歌曲，成为咱们这支队伍里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之一……

母亲总说我长得不像她，没能遗传她的长处。穿上军装后，我常常对着军



陈磊绘

车子终于驶进营区。官兵整齐列队，一声声响亮的“欢迎嫂子”，把她一路的疲惫都吹散了。夏雨航手捧一束野花快步迎上来。他站在凌子晏面前，看着干瘪的氧气袋，眼眶一下就红了：“2000多公里，一路奔波，辛苦你了。”

凌子晏接过花，笑了：“走过你天天走的路，看过你天天看的雪山，就当陪你站了一次岗，感觉也没那么辛苦了。”

一旁的战友抢着说：“嫂子，排长天天把你的相片放在枕头底下！”夏雨航立即打断了他，低声道：“别乱说。”他的眼角却藏不住笑意。那一刻凌子晏更加懂了夏雨航那份不善表达却暖融融的惦念。

真正住下来，凌子晏才切身体会到“戍边”二字的重量。这里常年低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氧气稀薄得连走快了都喘。巡山、值守、抢修设备，是夏雨航和战友们的日常。有一回，她跟着给养车去雷达站。同行的战友

指着窗外一道陡坡说：“嫂子，去年冬天大雪封路，物资上不来。你家老夏带人下了山，背着背囊一趟又一趟，硬是把物资给弄上来了。到了营地，他那双手冻得筷子都拿不住。”凌子晏听着，目光落在那道被雪覆盖的山坡上，盯着看了很久。

雷达方舱狭小的空间里设备嗡嗡作响，夏雨航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凌子晏远远地等他，忽然想到：每次视频通话，夏雨航总是笑呵呵的。那么多日子，他就这样守着设备，守着边境线，把对家的思念悄悄藏进风雪里。

妻子来队探亲的那些天，夏雨航照常训练，照常备战。凌子晏也没有闲着，她给丈夫洗衣、备好热饭，把家属院的小屋收拾得妥妥帖帖。闲暇时，她跟着战士们去营区边的空地上开荒。土冻得硬邦邦的，一镐下去只留个白印子，几个人轮番刨了半天才翻出一小片。她撒下从家乡带来的草籽，蹲在旁边瞅了半天，心

想家的夜晚

■张玉锋

母亲常心疼地说，我长到18岁都没离开过她。其实母亲说得不准确，我幼时曾离开过她一段时间。那时她孤身一人在杭州做生意，父亲因为教书的缘故带着我在宜兴老家。爷爷说，三四岁的我“想娘几乎想得要疯了”。

那时每次和母亲通电话，我就只是哭。母亲起初听见我的哭声还能安抚我，渐渐地她也说不出话，话都随着眼泪咽下去了。她常说母女连心，我们共享一份带着心酸和苦咸的滋味。

就这样哭闹了半年，母亲实在忍受不了与我分离之痛，家人也唯恐我生病，我终于颠簸着来到了母亲身边。

母亲做的是电缆生意，时常要从老家拉货去杭州。货车大多在凌晨出发，我常常跟着母亲一起押货。每次被母亲从睡梦中叫醒，我都很乖巧，任由她把我从床上提起来，摸黑为我套上厚厚的毛衣毛裤，再拉着我走到路边，在寒风凛冽中候车。

大货车的车厢里，陈旧的空调气味和坐垫上微酸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货

里盼着：这高原上要是真能长出点绿意来，该有多好。

一次执勤结束，夏雨航卸下满身装具，挽着凌子晏的手在院中坐下。高原的夜，低得好像一伸手就能够着星星。银河从头顶倾泻而下，铺满了整片雪原。凌子晏仰头静静看着，心里一片柔软。夏雨航侧过头望向她，轻声说：“以前只能在手机里给你看这片星空，总怕拍不出它的好。每次看到这条银河，我都会忍不住想起你。现在终于能和你一起看星星了，我觉得很幸福、很圆满。”

山河寂静，星河作伴。边关的苦寒仿佛都退远了，只剩两个人的安稳与静好。

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临别前一天傍晚，夏雨航带凌子晏登上一处高地，眺望他日夜守护的这片山河。雪山环抱之间，一汪湖水静静卧着，水面被夕阳染成淡金色。夏雨航说，大家都叫它“相思湖”——官兵常年驻守高原回不了家，想家的时候就到湖边坐坐，把心事说给湖水听。日子久了，这湖像是装满了整座营区的牵挂，岁岁年年，见证着一代代戍边人的坚守。

第二天一早，两人并肩走在路上。远山巍峨，云海翻涌，晨光给雪峰镶上一层柔光。

“子晏，”夏雨航轻声唤她，“千里迢迢跑这一趟，委屈吗？”

凌子晏靠在他肩头，望着连绵的雪山，声音轻柔却笃定：“委屈什么？你说过的，要守好祖国的边关；我也说过，做你永远的后盾。咱俩都没食言，这样的相聚，值得。”

夏雨航握紧她的手，掌心粗糙却温热：“等下次休假，我陪你回老家，把欠你的陪伴都补上。”

晨光澄澈，雪山静默，山河为证。这段千里奔赴的深情，落进了边关的风里，也落进两个人共同的守候里。

★ 家风

姥爷的脚步声，是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中士李兆康童年最熟悉的声音。

李兆康从小在姥爷身边长大。每天，姥爷“咚咚咚”的脚步声像一台轰鸣不停的老式拖拉机，急促有力。旁人问他哪来这股子劲头，他总是回答：“我这双‘铁脚板’闲不下来啊。”

1965年，已经当了一年乡村教师的姥爷响应国家号召，穿上了绿军装。他所在部队有个响亮的名号——“攻坚老虎”，是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的英雄部队。

第二年，部队开赴广东某农场执行农垦任务。那里遍地沼泽烂泥，蚊虫肆虐。没有田就自己开，没有粮就自己种，姥爷和战友们起早贪黑，硬是在一片烂泥滩上种出了金灿灿的稻子。

为了能早日完成任务，连队党员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摸黑下地。平时有急难险重任务，他们又带领大家冲锋在前。目睹党员日夜争先、无私奉献的模样，姥爷对党组织产生了向往，有了追随先锋脚步的志愿。

1968年，姥爷跟随队伍转战黔东南深山，支援国防工程建设。当地群山连绵、地势险峻。深山之中没有路，每一次前往施工现场，大家都要背负四五十斤重的砂石建材，徒手攀爬陡峭的山坡。

可即便万般艰苦，姥爷始终迎难而上。他心里清楚，想要向党组织靠拢，就得以身边的党员为榜样，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用实打实的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那年9月，姥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任命为尖刀班班长。

20世纪70年代，姥爷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他来到河北，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华北油田大会战”。

那片荒原，白花花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头，偶尔一阵风刮过，地面便扬起一层白蒙蒙的碱尘，沾在嘴唇上，又苦又涩。没有人烟，搭起帐篷就是驻地；没有淡水，得自己挖几米深的坑，用沙子滤出一点点能入口的碱水……

姥爷很少提那段日子。他只说，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井架冻成了冰柱子，可谁也没缩过手。连夜抢修设备，大伙儿蹲在井场，困了就靠着钢管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一次井喷，大家扛沙袋、堵井口、拧螺栓，全都往前冲。等把井压住了，一个个活像泥塑的人，却咧着嘴笑成一团……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亮亮的。那片盐碱地，后来开出了一朵朵“石油花”。

姥爷退休后，那双“铁脚板”也没闲下来。邻居家水闸爆开，姥爷急得直跺脚，蹬着过膝的水找到总闸拧紧。邻居阿姨做饭时暂时走开，门却被风带上，灶上油锅烧干了直冒黑烟。姥爷二话没说翻过两家阳台，探身把液化气阀门关上……

大家说他热心肠，他只回一句：“党员嘛，脚板勤快，人心才暖。”

李兆康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姥爷不怎么爱讲大道理，可他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道理。大三那年，李兆康入了党；毕业后，他穿上了军装。

★ 定俗

终于迎来今天我身着戎装你一身白纱在祖国的边关我们共同执笔描绘心中愿景

巍巍界碑见证我们的誓言肩上是卫国戍边的担当心底有对你无尽的爱恋这一刻家国与挚爱都在身边

牟诗琪配文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部举办集体婚礼。图为婚礼现场，新人为主角描红。

王淦摄

姥爷的脚步声

■曹继可

李兆康去部队那天，姥爷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去车站送我，走路还是很快。李兆康跟在他身后，明显感觉到，姥爷的步子没有以前利索了。

新兵即将登车，姥爷抬起手拍着李兆康的肩膀说：“到了部队好好干，不要怕苦怕累。姥爷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党员的肩膀就是用来扛担子的。”

到了滇南边关，李兆康才真正明白“吃苦”两个字的意义。茫茫群山深处，营盘孤零零地守在那里。出门就是山，抬头还是山。可他从没想过退缩，因为每次觉得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姥爷那双“铁脚板”踏在地上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一下比一下坚定，一下比一下有力。

入伍第二年冬天，连队清理塘泥。天寒地冻，李兆康和战友们站在齐腰深的淤泥里，一锹一锹往外挖。冷风灌进领口，泥水溅了一脸。每次巡逻，翻山越岭、蹚水过河，都是家常便饭。可每走一步，李兆康都觉得不仅走在自己的路，还在延续姥爷的路。

姥爷在黔东南背过石头，他在滇南边关翻过山头；姥爷打过油井，他守过界碑。干的不是一样的事，可那股子劲儿，是一模一样的。

去年底，李兆康第一次休假回家。姥爷从里屋迎出来，笑得格外开心，可他的脚步明显慢了，落地也没以前那么重了。

李兆康鼻子一酸：岁月到底把姥爷的“铁脚板”磨钝了。可姥爷留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少。如今李兆康戍守在祖国国防线上，山还高，路还远，可他不怕，因为他每次巡逻时，耳边都好似回响着姥爷“咚咚咚”的脚步声。

父爱无言

■李强

后来，那片盐霜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用他沉默的身影教会我坚强，给我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

这些年，我路过戈壁，闯过高原。驻训的那个夏天，戈壁滩的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我和战友背着沉重的背囊在无垠的荒漠中行军，迷彩服被汗水彻底浸透，又在烈日的烘烤下变得硬挺，摩擦着后背的皮肤。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寒风如刀子一般从脸庞划过，积雪顺着缝隙钻进鞋袜，稀薄的空气扯得人胸腔发疼。无数个身心俱疲的时刻，都是父亲的身影激励我前行，激励我坦然迎接军旅旅途中每一次磨砺。

前几天与母亲视频通话时，她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父亲在工地上中暑了，此刻正躺在工棚里输液。“他非要硬撑着没事，还一直念叨着你在部队肯定比他更辛苦，不让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母亲悄悄将手机镜头转向里间，我看见父亲趴在木板床上，裤腿卷到膝盖处，小腿上布满蚊虫叮咬的红痕。

经我再三劝说，母亲将手机递到父亲手中。父亲抬眼望见屏幕中的我，脸上转瞬堆起轻松的笑意，轻描淡写地开口：“没多大事，歇歇就好了。”我心里清楚，他是不想让我担心。我反复叮嘱父亲天热注意防暑，正午避开烈日做工，累了就踏踏实实歇着。

挂断电话后，我独自走到营区那排白杨树下。皎洁的月光将斑驳的树影投在地面，宛如父亲工地上纵横交错的钢筋骨架。夜风拂过汗湿的衣襟，带来戈壁特有的沙砾气息。那些回忆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父亲总是这样，从不在我面前喊累，也从不会训我训练苦不苦。他用宽厚的臂膀撑起一个家，教会我用青春的脊梁承担起岗位的职责。

